



红人堂·金寰

白马春晖， 是一个传奇

白马是一片湖，春晖是一所乡村中学。碧波荡漾的湖与半西式的学校合成了一道风景。

一百年前，这个位于上虞的乡野僻壤群星闪耀，夏丏尊和朱自清教国文，匡互生教数学，李叔同教音乐，丰子恺教美术，朱光潜教英语……有人评论：那时的春晖中学，貌似比北大还要强。其实，“江湖”早有“北南开，南春晖”一说。

白马湖，沉淀了一段传奇。这个春天，我走进传奇。

驿亭，是杭甬铁路上的一个小站，也是这段传奇的第一站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，朱自清们从远方赶来，先后在这里下车，沿着一条两米宽的煤屑路走向春晖中学。

走出旧车站，是春晖中学最早的北校门。那条多次出现于朱自清笔下的煤屑路，现在铺了柏油，稍宽了些，但已没有当初“脚踏上去，便发出一种摩擦的骚音，给人多少清新的趣味”之感了。

沿湖而行，迎面是白马湖上吹来的风，人眼是铺展开来的绿。走了蜿蜒曲折的一里地，但见一排青瓦白墙的老房子，背靠象山，面向白马湖，如深藏不露的智者。那是当年春晖中学的教员宿舍了，依次为夏丏尊的“平屋”，丰子恺的“小杨柳屋”，朱自清一家的旧居，以及众大师为李叔同筹资建造的“晚晴山房”，最边上则是校长经亨颐的私宅“长松山房”。我在每一间房子里停留，脑子里塞满了名人轶事。

宿舍对面就是学校，中间隔了一座春晖桥，恍惚中，学生的琅琅读书声远远传过石桥，传到平屋。春晖是怀旧的，至今还保留着手动的绳摇铃做摆

设，保留着新生第一课到对岸拜见大师的惯例。

盈盈湖水，倒映着春晖中学的围墙校舍，绿树红花。远处，层层田野，幽幽青山，这是中国最美的乡村学校。春晖，用它独有的宁静淡泊，吸引了当时顶级的大师，在此度过一生中难得的惬意时光。

除了美丽风景，一定还有什么，像巨大的磁场引得群贤毕至。我想到了美好教育。

“与时俱进”，这个如今的官方热词，其实是春晖中学最早时期的校训，由校长、著名教育家经亨颐手书，他给学生一个有诗有画的学术环境，让他们按着个性自由发展。而作为春晖“二当家”的夏丏尊，在白马湖边的平屋里翻译了《爱的教育》，被后人长期作为教材使用。

一百年前的春晖中学，还经常举办专题讲座，邀请校外专家名流把整个世界带到学生面前，他们的名字是蔡元培、蒋梦麟、何香凝、叶圣陶、张大千、廖仲恺、黄炎培、陈望道……

一百年前的春晖中学，开创了男女同校的先河，推行了学生自主选择导师的制度，兑现了以“美育培养人才，以美景陶冶心性”的初心。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春晖人，将有一颗怎样丰沛的心灵。

要有什么样的福气才能在这样的中学上课啊？如果可能，我想做一名春晖的先生，只怕不够资格，那么，就让我做一名春晖的学子吧。从白马湖出发，坐船过绍兴去杭州为期一周的春游，请坐在船头的朱自清改一改我的这篇作文；顽皮一次，找机会蹭一蹭夏丏尊如母亲般的教育；白日须放歌，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，那是丰子恺改编《游子吟》而成的校歌；一进教室，听朱光潜用英语授课……

十里春风，百年传奇。我轻轻挥手，乘白马，沐春晖，越象山。

红人堂·胡龙召

暮春楝花， 二十四番花信风的终章

“门前一树楝花开，碎紫凝香蜂蝶来，不与桃李争美艳，只为春色补青台”。谷雨过后，正是楝树花开的季节。

这几天，绍兴几棵楝树火遍全网。花开满枝的楝花，以清雅的姿态，吸引了慕名而来的游客。

绍兴网红楝树最火的一棵位于孔乙己酒店旁的河道边，小桥、楝花构成了一幅江南四月的完美画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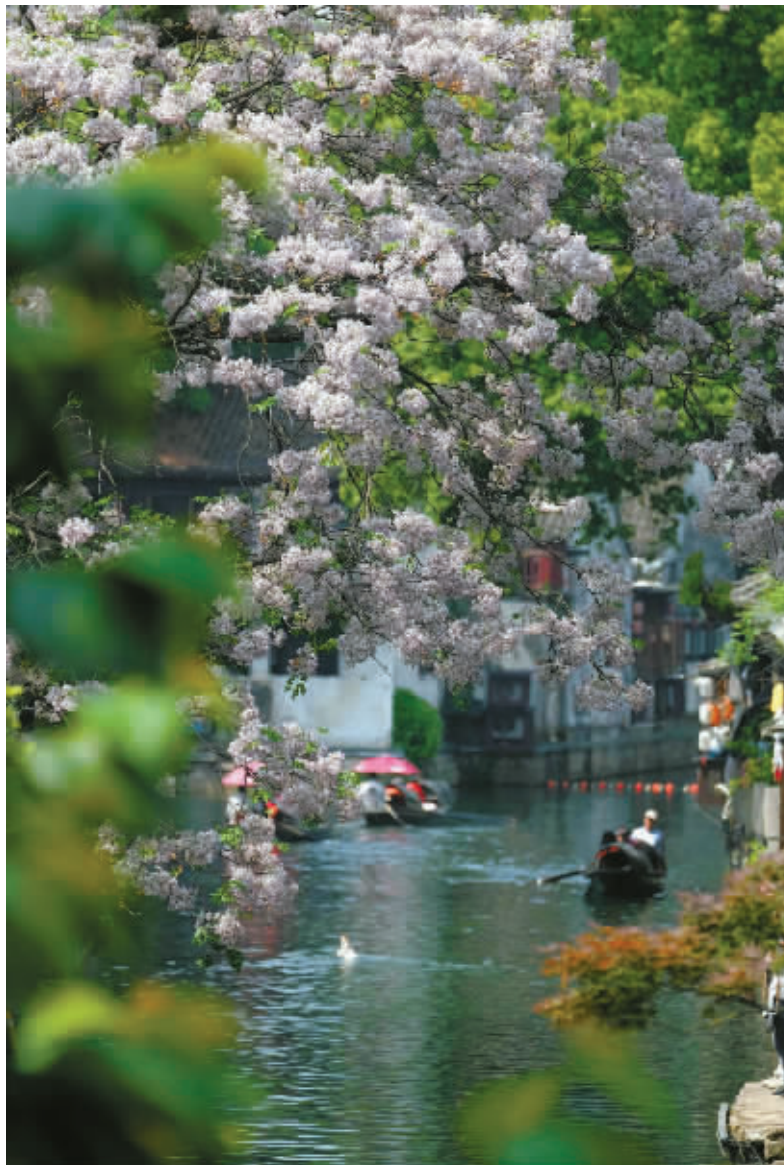
目前，这棵楝花已进入颜值巅峰。如逢细雨绵绵的天气，渔夫划着乌篷船从楝树边经过，俨然是一派烟雨江南的迷人的景致。

楝树作为浙江的乡土树种，过去在乡村的田边、塘边、河边、林边很是常见，有一枝独秀的，也有三两株成林的。

楝树虽然默默无闻，却悄然守护了一代又一代的成长。旧时，茂盛的楝树下是人们纳凉的绝佳地，而楝树的果子则是孩子们“弹弓子弹”的天然仓库。

二十四番花信风，梅花为首，楝花为终。当楝花谢尽，花信风止，便是绿肥红瘦的夏天了。

这里的寻常生活场景，既是江南水乡一种不可或缺的诗意浪漫，又是一段难以忘却的浓浓乡情。



扫描二维码
可欣赏全文